

憲章錄卷第三十八

成化二十

一年乙巳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申朔申刻有火自中天西墜化
白氣復曲折上騰聲如雷踰時西方復有大星赤色
自中天西行近濁尾跡化白氣曲曲如蛇形久之如
雷震地 詔寬恤天下舊年糧米及坐派物料未徵
者盡行蠲免已徵者糧米就留本處賑濟物料准作
次年之數不許朦朧再徵 復雲南姚州判官林俊
為南州部員外郎師宗州知州張黻為南左府經歷
梁方等以星變謂俊黻禍由已作恐言者及之遽乞

內降復其官 初江西人李孜省嘗爲吏以賊敗巡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充軍孜省逃至京當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守隨還朝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正尋加禮部侍郎兼通政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賜圖書封進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僧繼曉李孜省等罪惡勸上親賢圖治脩德遠邪以謝天變中書舍人丁璣上言十事進士敖毓上言四事皆爲李孜省僧繼曉輩發也疏入俱留中 戶部主事周軫兵部郎中崔陞蘇章各上疏皆言星變者因閹豎干政妖僧蠱惑援比

儉壬竄逐忠良所致䟽入皆不報 時言者漸及宮
闈 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吏部皆不敢
推陞 吏書尹旻余子俊禮書周洪謨兵書張鵬刑
書張瑩工書劉昭右都朱英掌通政事尚書張文質
大理卿田景暘等以星變各條陳政事 吏科都給
事中李俊等言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近倖干紀大
臣不職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國初近侍皆有定制今
或一監設太監一二十員或一事參內官五六七輩
或分布藩郡或總領邊疆或援引儉邪或投獻竒巧
如梁方韋興陳喜輩難以數計大臣如殷謙張鵬艾

福杜銘李本劉俊張釜田景賜張瑄尹直李溫輩或
老懦無爲或清論不愜皆所以虧聖德損至治而招
天變者其間方士道流如李孜省鄧常恩繼曉輩尤
中外所切齒乞通行革去度天變可回 上批答曰
梁方韋興陳喜姑已之殷謙等令各脩省李孜省鄧
常恩降職繼曉革爲民 浙江道御史汪奎等言妖
僧繼曉結太監梁方建寺又給與度牒二百江南富
僧一牒可售數金當此凶荒留賑饑民不猶愈於繼
曉一人用乎乞罷建寺而治梁方之罪取回繼曉追
奪度牒斬首都市以謝天下近年亡命負販之徒工

藝方術之輩傳奉通政太常鴻臚錦衣中書文思等
官者不可勝數如顧賢顧祥顧蘭顧果顧俊太監顧
恒之姪也有何勲勞而俱陞錦衣指揮千百戶鎮撫
之職李孜省緣事之吏也有何才能而濫授通政之
官似此之類難以悉數俸祿之費歲以萬計宜令所
司悉究以去冗濫 勅各處誤事官姑不究繼曉齋
去度牒令巡按御史追取繳來 以星變赦天下

兵書張鵬等奏邇者本部陳言謂內地鎮守等官可
以量減五府陳言謂邊城沿海添設官可取別用刑
部及十三道陳言又欲查照天順八年正月詔書通

行斟酌鎮守等官地方緩急量爲去留俱下本部覆
議查自天順八年以前接管已定者不復開具謹將
八年至今各處添設鎮守等官上陳但地方有事河
南又有流民江西盜賊浙江福建俱邊海鎮守內外
等官應否去留伏乞聖裁詔鵬等旣言地方有事鎮
守內外等官姑存之時謂鵬之罪不容誅云 二月
復命戶書余子俊兼副都御史往宣府大同等處
總督軍務倉場尚書殷謙兼理部事侯子俊還日各
仍舊 巡撫宣府右副都御史李岳等奏連歲兵荒
軍民困極今東作方興恐言者仍以脩邊爲事未免

動衆妨農乞暫停止以待豐年事下兵部尚書張鵬等以爲差官脩邊已有成命請自聖裁詔令金子俊至彼酌量處之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應詔陳言有曰端人正士何代無之異端邪術世亦常有近者林俊張黻蒙召復職繼曉亦被遣歸此固以彰天地之量日月之明矣竊惟諸司之中固嘗有先林俊張黻而被謫者天下之大亦豈無後繼曉而肆術者宜勅吏部通查數年以來有因言事降調閑住者悉令復職仍許直言無隱及勅都察院行委巡城御史嚴加禁治如有奸妄巧技邪術之徒不許潛住京師敢有

藏匿者并罪鄰佑如此則宗正黜邪灾變可弭而協
氣交應矣詔所司知之 都督同知陳達卒達應天
六合人初蔭授忠義左衛指揮同知景泰初賂結中
貴屢進都督同知天順初于謙遭極刑是時羣兇氣
焰可畏乃獨收謙屍斂葬君子取其一事云 三月

泰安州地震泰山動搖

禮部議覆南京吏部

等衙門應詔陳言內一事欲將各處納銀米監生分
送南北二監自願具薪米坐監者聽其年十三四或
十五六七則俱行各處提學官收入該學肄業滿十
年乃復監從之 夏四月 置密雲後衛指揮使司

儒學 温州府訓導鄭璟建言浙江温台處三府人
民所產女子慮日後昏嫁之費往往溺死殘忍不仁
傷生壞俗莫此爲甚乞曉諭嚴禁都察院議此弊不
獨三府延及寧紹金華并江西福建南直隸等處亦
然宜悉曉諭如璟言 上曰人命至重父子至親今
乃以昏嫁之累戕恩敗義俗之移人一至于此此實
有司之責自後民間昏嫁裝奩稱家有無不許奢移
所產女子如仍前溺死者着隣里舉首發戍邊方

閏四月 兵部尚書張鵬致仕 五月 順天府管
河治中陳翼以巡撫楊繼宗屢拒參見不加禮遇訐

奏其平日諸過以爲失大臣體及巡按御史鄧序擅
停夫役有妨漕河皆當究治事下刑部奏遣官勘問
覆奏上以繼宗執性旣偏處事過當難任巡撫調
除外任翼訐奏事多不實降級調外任庠恤民停役
置不問改大理寺卿彭韶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順
天等府廣東肇慶大水左布政陳選具奏災傷未
報便宜發粟賑之廣東市舶司太監韋眷奏乞均
徕餘戶六十人添辦方物陳選奏近奉詔例宜悉俸
免上諭戶部從之番人馬力麻質貨海上說稱
蘇門答刺國貢使韋眷利其珍竒訐馬陳選發其僞

逐之 番人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在道至慶
東謂將往蒲剌加市狡狴入貢所過震驚陳選上言
臣聞西旅貢獒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蓋不
惟防玩好之漸寔是以杜窺伺之萌也迺者珍禽竒
旁午徵求外夷小醜探聽舉動豈真有貢獻之誠惟
以邀賞賜之利陛下必以爲娛玩之物於民無損不
知奸貪憑藉因緣爲利招引殊方營圖攘剋即如後
祝本非澤國所產假借意指入海宣索驚擾寰中貽
譏海外是陛下忽細行之矜而爲大德之累也疏下
禮部覆奏從之 改總督宣大余子俊爲兵部尚書

令防秋畢始還京 六月 戶部尚書楊鼎卒 鼎字宗器 陝西咸寧人 正統己未會試第一 廷試進士及第 授翰林編脩 歷陞戶部尚書 延綏用兵 議欲預徵邊餉 鼎言 黃河漢唐漕運故道 三門而上 小河可達 延綏者 尚在請身督之 竟沮于議 不果 居數年 乞致仕 至是卒 謚莊敏 鼎初試禮部 不第 聞南監學規整 肅獨請就之 竟爲祭酒 陳敬宗所知 在翰林 迥然自異 及遷戶部 亦執法不羣 唯不寢 開鑛一節 有可疵 云 秋七月 余子俊奏去歲受命行邊 即以曩在延綏曾脩邊墻事宜 建議聞奏 蒙賜允行 適歲款而

止今會大同山西宣府一帶邊關內外文武守臣隨
方經畧躬率士馬遍歷邊關登高履險凡四十餘日
度地定基東自四海冶起西至黃河止長竟一千三
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三步舊有墩一百七十座內該
增築四百四十座大約今年八月始事明年四月可
以告成工視昔延綏脩邊之費雖曰有加實一勞永
逸之功也 上然之即勅所司預備器物是奏也予
後欲以築墩責成於邊臣而以閱實付任於科道計
功筭數行之惟艱且自欲還京而以重役付人蓋不
近人情之甚者是後物議誼然不平蓋有自云 八

月己卯朔日食 余子俊奏大同宣府并偏頭關等處欲大發兵夫脩築墩臺計用糧一十五萬四千八百石防護官軍馬用豆共八萬五千五十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二十五萬八千引請詳議措置奏至戶部會議軍民轉運疲敝未可再勞宜准已運宣府者除放支外見在者不必轉運即補作宣府來年脩造之數其大同亦儘見在者放支以候來年會計子俊原擬于山東等處添派俾足前數其銀以糴糧料內摘撥鹽於順聖川煎辦給用從之 韓王偕濟奏羣牧所千戶朱致魯祖信年一百八歲而終祖全一

百二歲俱正千戶致仕誠世之上瑞國之休徵乞賜
褒嘉以敦養老之禮以表氣化之盛 上曰老壽之
人禮所宜厚矧在一門尤不易得有司宜勞以羊酒
進全階爲宣武將軍賜米十石絹二疋 九月 六
學士劉珏致仕珏鄙薄萬安安聞積恨百計中傷一
日申刻太監覃昌傳旨召學士萬安劉吉赴西角門
劉珏欲往召者止之昌出紙一緘朱書封字乃御筆
也啓視之謂劉珏貪財好色與太監汪直認親納王
越銀謀與復爵朝廷若不去珏必壞大事等語安等
佯驚曰此即匿名文書律有明禁朝廷何不火之惟

冀太監扶持昌曰聖意堅不可回明且後出則無及矣安等曰必不得已令珣自陳休致昌曰上意正如此翌日珣乞致仕許之安等復請賜給驛歸陰爲中傷而外若從厚奸險固若此云 冬十月 南京刑侍陳儼子景乞恩爲國子監生不許再勅所司今後大臣子孫乞恩入監須審其父祖歷任久而政聲著者方許奏聞 十一月 陞廣東按察副使陶魯爲湖廣按察使魯以父廕授縣丞歷陞副使至是九年秩滿乞改別省撫按等官各爲具奏乃有是擢仍奉勅兼管嶺西道兩廣有警聽往來撫治 廣東左

布政陳選奏據番禺縣知縣高瑤呈鞠犯人黃肆招稱縣民王凱父子招集番禺商交結太監韋眷出海通番怙勢殺人驚擾地方被縣遣兵壯人等搜沒番貨鉅萬見在奏下都察院請行巡撫都御史宋旻勘報旻畏卷不敢詰問姑緩之 十二月 勅改太子太保禮書劉吉爲戶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詹事彭華爲吏侍仍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 京城外有軍民葉比斬鸞等發人墓取髑髏及頂骨以爲葛巴刺枕假以爲西番所產乘時市利愚民競趨之至是緝事者聞于朝番僧嘗買以進者皆遁去獲玘等送刑部

鞠治得其黨俱坐罪如律 上曰律載發墓罪死况
取人髑髏市於人挾左道以邀厚利其視支解之罪
同當即誅之錦衣衛仍嚴加緝捕 以旱災免常州
府所屬武進等五縣秋糧十七萬二千一百餘石草
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包

憲華錄卷第三十八

憲章錄卷第三十九

成化二十
二年丙午

二十二年春正月戊申朔 兵部覆議惟揚巡撫劉
璋所奏淮揚滁和四處產馬小荔訶令納價盧鳳井
徐州水草便利之地宜仍令納馬從之 二月 戶
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劉昂等劾奏都御史余子俊
取民無度用財無節國家賦有定制今則創為預徵
邊有常供今則索於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以不充
急於運而京民為之擾動報虜警而勢多虛張脩邊
防而財多妄費徒勞人力未見完功惟務更張無益

於事雖侵欺之情未露而妄費之責難逃乞速至京
明正其罪以爲大臣妄費邊儲之戒河南等道御史
朱欽等奏余子俊往在陝西繕脩城堡疏開河湟虛
張聲績邀獲時譽遂蒙拔自踈遠置諸六卿增其職
任委以邊寄昧於審時急於功利乃於凋弊之餘輒
興城堡之築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邊
備空虛羣情嗟怨臣等切惟邊防之險不在地利而
在人心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百姓今疲中國以
事邊境重手足而輕腹心非惟不能保邊而適足以
擾邊非特不能安民而適足以困民此而不懲何以

警後䟽並入 上命該部議其事以聞既而命工部侍郎杜謙等勘報還奏以爲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用官銀一百五十萬餘兩糧料二百三十萬石雖因供給軍馬脩築墩臺置造兵器皆出公用然亦勞民傷財不爲無罪復下戶兵工三部會議覆奏 上曰余子俊受朝廷重託不審事勢偏執已見處置乖方費用錢穀數多姑置不問革大子太保令致仕去

按嘗視師延綏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簷荒廢千里丘墟孤兒寡婦衰麻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沙築墻終

難就緒向使其攜鎮河湟逼逐套虜與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於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宣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 許州知州邵寶躬課農桑教養兼舉倣朱子社倉立積散法爲備荒計作興學校諭諸生義利公私之辨讀書爲文之則正穎考叔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祀漢愍帝立范忠宣公祠於襄城裴晉公祠於郟城毀龍骨杖妖巫而許之風化蔚然改觀又之遷秩士民遮道號呼咸稱不忍父師之去立祠祀

之三月 琉球國中山王尚真咨禮部官生蔡賓
等五人在南京國子監肄業已經五年乞放回本國
省親禮部覆請 上曰昔陽城在太學諸生三年不
歸省者斥之其即放歸以遂其定省之私 夏四月
封金玉二闕真君爲上帝遣少傅大學士萬安赴
靈濟宮祭之 太常寺奏靈濟宮金玉二闕真君祭
祀舊例俱用素羞近加封爲上帝宜用牲醴 上曰
今後遇朕誕辰用太牢致祭其餘如舊 五月 以
馬文升爲兵部尚書文升等言故事各邊軍馬數目
三年一造冊奏報恐其間消長參差卒然有警難以

調度宜自今改議地方稍遠者歲一報邊方多事之地歲再報奏報之法不須造冊具名第以章奏具書兵幾何內騎幾何步幾何任戰者幾何常操者幾何冬操夏屯者幾何有故者幾何歲再報者以夏冬之季至部一報者以冬季至部有後期及數目不明者奏請處治其三年造冊畫圖仍舊 上曰可 翰林侍講尹龍除名并革其父曼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時東廠官校發龍諸陰事下錦衣獄既而吏科給事張雄等言龍竊弄父權納賄如市知縣孫盛送銀三百特授知州指揮吳昂送銀五百兼管糧運尹曼縱

子受賕欺公罔上罪惡貫盈人心憤怨御史陳孜等
亦言尹旻賄賂公行苞苴競進通判王範濫陞主事
經歷張璠驟進少卿子龍素無學問之功久著貪污
之跡夫旻父也龍子也子之惡旻且不知何以別天
下之賢否使其知則於家且不齊何以典人物之銓
衡事旣敗露復何面目立於清班乞特奮乾 大彰
天討以爲父子同惡人臣倖進之戒 上命三法司
錦衣衛執尹龍張璠王範于午門前拷訊明白革旻
太子少保令致仕龍等發原籍爲民 逮廣東左布
政使陳選至南昌卒時太監韋眷因選具奏勘問未

結知中官咸疾選乃誣接選黨比高瑤 上怒遣刑

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鞠之行同愛

畏眷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張褰令誣執公褰不

從行等阿眷執褰拷掠褰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

滅公義階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公矯制發

衆意在侵欺褰獎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徒奏入詔

奪選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逮選士民數萬人號泣

送留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張褰乃

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

魯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摧惑於其母是豈成王

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陛下臨御區宇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中尚雜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才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奈何宋安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覷以致韋眷橫行曾臆穢蠹清節焚惑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願指鍛鍊成獄竟無左驗臣本小吏以註誤觸法爲選罷黜寔臣自取非選有加於臣也眷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嚼臣今扶

同階選臣雖胥徒亦知廉耻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
非眷旣知臣不可利誘乃囑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
掠身無完膚臣甘死額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
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蔽屬官意
圖報謝是毀共姜爲夏姬詎夷齊爲盜跖也本年嶺
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
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
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振志
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
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

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結
權倖一至於斯司寇之屬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
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構君門萬里孰諒其冤
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
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讒佞
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
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自少沉靜端慤立志以聖賢
自期潛脩默識不求人知終身儉約有寒士所不及
者蓋篤行之儒爲己之學也南畿河南廣東皆立祠
祀之 六月 六科十三道劾奏工部尚書劉昭心

懷奸險性復剛復居官不法處家不齊昭比尹旻而聲勢相倚子紳復比尹龍而夤緣陞官尹旻父子既已明正其罪劉昭父子亦合置之於法 上曰劉昭不能謹慎以致物議是宜究治姑宥之 秋七月

調太常少卿劉淳爲柳州知府東廠緝其奔競于尹旻父子也 致仕大學士商輅卒輅字弘載浙江淳安人宣德乙卯鄉試又十年始登進士鄉會殿試俱第一卒年七十三謚文毅輅簡重寬厚錢溥嘗爲禿婦傳譏之亦不與較及除名再起黎淳以景泰中易儲事專歸咎於輅上章攻之輅持之無異平時君子

謂其有大臣之量云 降翰林侍講學士焦芳爲湖
廣桂陽州同知先是芳與尹龍爲同官甚密會兵部
郎中鄒襲坐罪龍囑軍官奏保復職芳爲草奏尋爲
東廠緝知以聞下錦衣獄降調外任 八月 陞吏
部左侍郎耿裕爲本部尚書 九月 南京兵部左
侍郎馬顯乞致仕許之仍就顯奏疏批曰今南京米
貴民饑尚書王恕叅贊機務胡爲坐視無一策拯濟
可見年老無爲華太子少保亦令致仕盖恕屢有諫
疏忤旨留中不下故及之 調司經局洗馬羅璟爲
南京禮部員外郎以璟與侍講尹龍有舊故責及之

然亦由其鄉人欲謀侍東宮講讀而環適至囑李夜
省爲之也 陝西武功縣民王瑾等因歲饑荒行旅

就其家憇息者輒殺而食之雖婦人亦執刀相助前
後死者甚多巡撫官奏發其事命皆依律處決仍梟
首示衆是時民饑無聊如瑾等者比比不能悉奏也

工部主事王純奏曰王恕屢上封章直陳時事陛
下每容其言及以年老屢乞致仕輒蒙懇留不許今
革去太子少保令以尚書致仕羣情驚駭莫知其由
昔莊助論汲黯于漢武帝帝以爲古社稷之臣如黯
近之臣竊見一時大臣遇事敢言者無踰于恕妄意

以愆爲社稷之臣則愆之去就豈容不言伏乞特賜
寬假復太子少保召還以竟其用上以純出位妄
言要求名譽命杖之送吏部降調爲貴州思南府推
官改兵部尚書馬文升于南京兵部李孜省爲之
也刑部左侍郎何喬新等以播州宣慰使楊愛爲
其兄宣撫楊友訐奏奉命往勘因奏播州古夜郎耕
荆之地自唐乾符間太原楊原端據之歷五代宋元
至今子孫承襲雖慕華風而頑獷暴戾終爲夷俗今
友因家財不均奏其弟愛奢侈淫暴妖言等事命臣
等往勘使監候處治竊惟楊氏據有播州五百餘年

蠻夷服從久矣歷代撫以恩信寬以文法蓋治之以不治也今欲以友愛之事勘問監候則夷人驚疑互相扇誘恐生他變宜提二人面對虛實即省發聽候免其監禁爲便從之 勅兵部左侍郎尹直爲戶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叅預機務 冬十月調吏部尚書耿裕于南京禮部改工部尚書李裕禮部左侍郎徐溥于吏部溥仍兼學士 復建大來昌寺先是寺建于西市已有成緒及繼曉以星變被譴寺亦隨廢至是梁方請更擇地建之乃令工侍杜謙等相度地基得故廣平侯袁瑄宅時瑄家已失侯瑄

妻因請以宅獻而託方請襲侯方言于上而許之

既又市其旁民居數十家大興工役視舊寺益加廣

矣加大學士萬安少傅劉吉少保進彭華禮部尚

書尹直兵部尚書並加太子少保仍兼學士俱在閣

辦事司禮太監懷恩歎曰內閣用此四人朝廷可謂

無人矣十一月更定會試取士南北中卷額數

十二月戶部尚書劉昭罷初昭子綺納粟授錦

衣千戶例不得管事貪緣典司鑿與至是事覺綺下

獄科道馬銓丁隆等交章劾昭貪名素著穢德稔聞

上曰劉昭縱子違例管事本當重究姑從寬革去太

子少保致仕綺發原籍爲民 太監韋奉傳旨降廣

西橫州知州敖毓元爲縣丞調雲南邊方初毓元爲

進士時以星變言時政辭甚激切疏留中不出後循

例放歸至是就選得橫州未幾復有是命 內官熊

保奉命往河南以鴻臚寺帶俸右寺丞黃鉞等二十

人自隨所過發賣私鹽求索財貨杖死人命河南三

司鎮守王府各餽遺甚厚得金銀鉅萬玩器書畫稱

是鉞得銀八百餘兩還京爲東廠緝事官校所奏下

錦衣衛獄訊之具狀刑部論保罪絞鉞徒餘悉坐罪

有差 上曰熊保沿途貪暴致死人命發南海子充

淨軍黃鉞等撥置且害人俱押發遼東鐵嶺衛充軍

二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

辛亥萬妃卒妃山東青

州諸城縣人父貴爲縣吏謫居霸州生妃四歲選入掖庭及笄命侍上於青宮上即位遂專寵皇后吳

氏之廢實由於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每優容之妃警敏善迎合上意六宮希得進御生皇子一人未甚而薨妃亦自是不復娠凡伎幸如錢能覃勤汪直梁方韋興輩皆假以貢獻買辦科歛民財擅作威福弄兵構禍皆由妃主之也孝穆皇太后以妃之故遜居西內數年而崩至是慶成宴罷上還宮忽報妃

卒上震悼輟視朝七日塋天壽山西南弘治初言者籍籍不已欲追廢妃號籍其家賴孝宗仁厚置不究云 調應天府丞楊守隨爲廣西南寧知府初守隨爲御史嘗論劾李孜省竊柄亂政孜省嗾之及守隨來朝乃讒于上宣諭吏部查守隨歷任之由吏部言守隨以御史陞應天府丞聞毋憂起復無缺添註管事奏入 上曰守隨旣係添註官可調除外任 二月 禮部奏成化二十二年天下鄉試錄文多乖謬乞將考試官訓導黃奎等追奪聘禮令御史究問 蓋教職多非有學識之士聘以典文罕稱其選云

旌表直隸桐城縣陶氏四節婦之門 三月 內閣
學士彭華乞致仕許之李致省用事實華囑使之尚
隱而不露其後致省敗人始知所自云 上御奉天
殿策試舉人賜費宏等進士三百四十九人內吳廷
舉傅珪王鴻儒鄒智揚廉石珪皆有聞于時 夏四
月 禮部致仕侍郎楊宣下獄宣妻王氏妬悍杖殺
使女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廠廉得其事奏之下錦衣
衛鞫問併逮治宣刑部各擬合坐者律宣贖杖仍致
仕 上曰王氏雖係命婦納贖但肆意殘酷仍命刑
部決杖五十使知所警 上皇太后徽號 五月

工部尚書謝一夔奉勅代杜謙督造大永昌寺。詔
亢旱踰時田苗枯稿已嘗寬恤刑獄除示合行事宜
內外衙門着實舉行。改紹興府知府袁清于鄖陽
府先是清爲刑部員外郎勘事浙江陵輟藩臬比還
得紹興懼不敢往奏乞改任至累章不已吏部奏清
側媚狡譎猖狂妄誕由部署而驟遷牧守已踰涯分
今乃假以微嫌希求改調請付有司治罪遂下清錦
衣衛獄旣而有旨清不必擬罪准調別用乃調鄖陽
先是清阿附萬安通同太監郭閏挾勢造言讒害良
善吏書李裕特遷清紹興而清不欲往累干安閏囑

裕裕不從安乃邀尹直爲授直囑李汝省爲之忽得
旨調任直揚揚言曰報道是龍人不信果然奪得錦
標回其意蓋盛養汝省之得君也 謝一夔卒 夔

字大韶新建人天順庚辰狀元授翰林脩撰歷官工
部尚書當事者以其嘗有謹妄費以足財用之既故
以未昌寺難之辭疾不允遂憤懣卒一夔平生篤於
友義初舉會試第三是尹直所取而終身以座主事
直直與李汝省通一夔不爲崖異而中實介然也後
都御史閔珪之調人謂直爲之而鄉人有忌一夔者

纂脩 憲錄遂併入云 六月 以災傷免陝西西

安等府州縣臨洮等衛糧十八萬六千四百餘石

雷震南京午門

致仕南安知府張弼卒弼松江人

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奇節偉行舉進士歷兵部郎

中數以直言忤尚書張鵬出守南安平徭賊息詞訟

表章先賢并毀淫祠繫梅嶺險梁橫浦崩湍而居者

行者無不謳歌樂頌六年不調以病乞歸民立生祠

祀之

秋七月

召致仕左都御史余子俊爲兵部

尚書既至加太子太保初子俊巡撫大同被論落太

子太保致仕至是起用復加原官

少傅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萬安以一品官浦九載

詔陞少師兼職如故降勅獎諭之 八月 庚辰上不
不豫 甲申 命皇太子暫視朝於文華殿文武百
官朝皇太子如常儀 夜金星犯元宿 戊子上大
漸召皇太子至命早即帝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
凡國事之切要者誨諭備至太子頓首受命 己丑
上崩壽四十一遺詔諭文武羣臣 九月 壬寅皇
太子即皇帝位 詔赦天下其以明年爲弘治元年
詔奉冊寶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繼天凝道誠明
仁敬宗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 李孜
省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爲民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

等俱謫戍邊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革職
追奪累次誥勅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

罷吏部尚書李祿及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景
等以附李孜省也 冬十月 丙子五更有大星飛

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朝宁之間人

馬辟易下詔求言庶吉士鄒智上疏言星變見於朝

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

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

吉附下周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姦恬

無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

貞可仕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竅大
姦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皆君
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我官
者陰主之也願陛下法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
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
豈不知刑臣之不可弄天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
守者正心之功未之講也疏上不報除進士李文
祥爲陝西咸寧縣丞文祥湖廣麻城人有才名與萬
安孫弘璧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前已使弘璧延款
于家屬題畫鳩文祥即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

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衡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
輒斥且言惟與鄒智及御史湯鶴中書舍人吉人等
數人往來高自標榜適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請
一權立法進賢黜姦廣言納諫語過切直召詣左順
門中官傳旨詰中興再造等語以爲不祥文祥從容
辨對而出安遂稟旨令吏部除文祥縣丞着歷練遂
補咸寧 壬午奉憲宗皇帝梓宮葬于茂陵 詔集
議祧廟國朝自德祖至英宗九廟已備及憲宗山陵
畢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祧廟乃下禮部集羣臣議少
詹事楊守陳上言天子禮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

予之言凡號太祖者必即始祖當尊以配天若商周
之契稷皆以功論不以統論也宋之僖祖及我德祖
可比商祖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有
取于王安石之說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太
祖旣以配天又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實乖皆非禮也
今憲廟升祔請并祧德懿熙三祖自 仁祖以下爲
七廟異時祧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
于後寢祫禮行于前廟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禮部尚書周洪謨及侍郎
倪岳議以爲此說固所以尊太祖然豈太祖崇本尊

親之意哉國家自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德祖視周
后稷 太祖 太宗視周文武皆百世不祧懿祖而
下當以次祧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懿祖宜於太廟
寢殿之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
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之制 上從
之 建祧廟于太廟正殿後奉藏 懿祖神主及儀
物於其中奉遷 熙祖于正殿東第一室 仁祖以
下皆以次奉遷祔 憲宗神主於西第四室每歲暮
則復奉 懿祖神座於正殿之右居 熙祖之上行
祫發之禮 上兩宮尊號皇祖母周氏為聖慈仁壽

太皇太后母后王氏爲皇太后冊妃張氏爲皇后

召王恕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司禮太監懷恩以直道黜居鳳陽至是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諛佞王恕剛正力言于上請去萬安而召恕用之遂有是命恕至京鄒智往語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先請見君時政之不善者歷歷陳於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善其言而不能用時南京科道交章保薦恕宜入閣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擢刑部侍郎何喬新爲南京刑部尚

書禘新文爲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欲其在朝故薦往
南京雖陞之實遠之也懷恩一日請內閣言新君即
位如何令喬新陞去南京萬安默然以少詹事楊
守陳爲吏部右侍郎召直隸巡撫彭韶爲刑部右
侍郎十一月尊謚聖母淑妃紀氏爲孝穆皇太
后建奉慈殿于宮中奉安神主一歲五享四時薦新
忌辰祭祀並如奉先殿之儀先是詔廷臣議太后享
禮周洪謨倪岳上言周之姜嫄爲帝嚳次妃后稷之
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
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以祀之證也至宋元德懿德二

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每
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今 孝穆神主宜於
奉先殿傍別立廟歲時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 上
從之時有縣丞徐頊者上疏請究皇妣薨逝之由以
復不共戴天之讐當時眵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
衡俱宜逮治下禮部議禮部覆本請拘萬家親戚眷
屬曾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安劉吉皆與萬家通好
懼甚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久不往來直慰之曰此
事只宜寬處共興大獄株連蔓引豈先帝之意哉安
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擬旨以爲外面浮議已之惟訪

求親屬之在廣西者或云皇妣本姓李入宮時誤報李爲紀訪求數年竟不得其的 上孝思不已念吳后保抱恩命宮中進膳如母后禮 蔣安罷先是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深相結納凡附已者百計援之異已者百計去之舉朝側目 上在東宮稔聞其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安與之爲腹心取爲庶吉士擢爲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 憲宗崩內豎於宮中得䟽一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 上遣懷恩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 上令

懷恩復以章跪至閣示安每展一疏安即跪泣乞哀
猶無去意恩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遽
索馬歸第初安又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
惟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
無耻如此尋卒猶贈太師謚文康其子翼爲南京禮
部侍郎孫弘璧爲編脩俱淫恣不檢卒無嗣家財數
萬皆爲妾媵子弟僮奴懷竊奔散無餘者 以吏部
侍郎徐溥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
補擢禮書掌詹事府事 十二月 尹直以科道交

劾其阿附李孜省乞致仕去 以南京刑部員外郎
林俊爲雲南按察副使滇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
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
俊按鶴慶命焚之得金數百兩輸之官毀諸淫祠三
百六十區所在學宮敝撤其材脩之 以劉健爲禮
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兵部尚書致仕
王竑卒竑字公度江夏人初爲給事中當郕王監國
梓王振黨錦衣指揮馬順殛之歷都御史尚書聲望
益重平生守正嫉邪人知嚴憚惜不能盡究其志云

憲章錄卷第四十

弘治元

年戊申

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春正月 擢左庶子劉健爲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 召巡撫遼
東副都御史馬文升爲左都御史召南京刑部尚書
何喬新爲刑部尚書 以給事中賀欽爲陝西左叅
議欽以母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
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于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尤
當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廁其間二曰
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歷事監生陳獻章夫性高

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職掌不過灑掃供奉關防出入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輩或階主虜庭或勸易儲嗣或謀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或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或導進淫巧此其階君悞國靈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宜深鑒已往之弊未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掌奏牘預大政外不可使守地方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

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能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
行朱子喪葬之正禮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
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頽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
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
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心
目善疏入乞辭 閏正月 勅脩憲宗實錄 二月
上耕籍田禮畢宴羣臣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
出狎語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
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之 以許進爲山東按察使

三月 上視太學謁先師 南京吏部主事儲燿

上疏薦舉謫籍遺才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
王純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言事遠謫巘言五人
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嶺海毒
霧瘴氛與死爲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寘之風紀論思
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裨益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
若先用已試之人 上付吏部起用之 加贈于謙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建祠墓所命有司
春秋致祭時給事中孫霽等言謙功在社稷宜賜贈
謚廟祀遂有是典 少詹事楊守陳上講學勤政疏
上褒納之 吏部尚書王恕奏言正統以來每日止

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
識盡察不過寄聰明於左右之人左右之人與大臣
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或得之毀
譽之言或出於好惡之私未免以直爲枉以枉爲直
欲察識之真必湏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
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
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使亦可以啓沃聖心而進
於高明矣 初開經筵賜講官程敏政等宴及白金
寶鈔有差 夏四月 天壽山大風雹 上遣官祭
告戒諭羣臣脩省先是大學士萬安尹直旣被劾罷

劉吉慮科道有言乃阿結科道昏夜欵門祈免彈劾
遂建言當超遷掌科道之官待以不次之位左庶子
張昇上疏謂應天之實有大本有急務大本在心急
務在政心在陛下固當無時而不謹畏矣政以人才
爲先人才以輔臣爲先可不慎乎初科道首以萬安
劉吉尹直爲言安與直以次罷遣惟吉偃然獨存知
今日惟科道得言遂欲超遷科道不知朝廷用人惟
取賢能不論方類吉柔佞取悅無所不至自是科道
無復肯言而羣臣靡然附之臣思陛下方日御經筵
虛心聽納吉以患失鄙夫爲講官領袖臣與之旅進

旅退實汗顏也先時貴戚萬通萬喜萬達等依憑宮
闈克焰熏灼吉與締姻請托公府賂入私門李林甫
之蜜口劔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吉實合而爲一因
數吉卜罪請亟譴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疏上御史
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
逮御史湯鶴及壽州知州劉槩下獄鶴先是以印
馬詣內閣會勅萬安劉吉尹直謂曰近日詔書裏面
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鶴即以其語劾
奏之謂其不當稱裏面且歸過於君非人臣之義數
日司禮監宣鶴入傳旨謂疏已留中鶴大言疏如不

出將併劾諸中官遂昂然而出以疏草示人已而安
且皆免官鶴與李文祥等以爲小人退則君子進雖
劉吉尚在不不足忘也吉使門客徐鵬喙御史魏璋以
殊擢使伺鶴鶴家壽州知州劉槩與書言嘗夢一人
牽牛溟澤中鶴手提牛角引之而上蓋人牽牛象國
姓此國勢瀕危賴鶴復安之光也因餽白金爲壽鶴
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謂其妖言誹謗遂捕鶴
及槩下錦衣衛獄 五月 六月癸巳朔日食 達
虜犯大同宣府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 給事中林
廷玉言姦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發爲民然盜竊

賞賚家資鉅萬日擁姬妾以自娛元惡漏網非所以
昭法典而示鑒戒也 上納其言命錦衣官校械繼
曉至京伏誅 秋七月 文華後殿講書畢賜講官
程敏政等各織金緋衣金帶 以許進爲僉都御史
巡撫大同 八月 詔議孔廟從祀禮科給事中張
九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豈容或苟
如荀况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
薛瑄在所當入少詹事程敏政上言聖王治天下以
祀典爲重况孔子功德在萬世必文與行兼名與實
副者乃可以從祀若戴聖身陷賊吏劉向喜談神仙

馬融爲梁冀草詔殺李固何休解春秋黜周王魯王
弼何晏倡爲清談王肅佐司馬昭篡魏杜預爲吏不
廉爲將不義得罪名教皆宜黜祀顏子曾子子思配
享于殿而父在兩廡非所以明倫宜別立啓聖一祠
祀叔梁紇而以顏無繇魯哲孔鯉及孟孫氏配享祭
酒謝鐸則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俱詔廷臣議
之學士吳寬言從祀苟有益於經傳則馬融楊雄昔
皆不廢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
可貶然秦漢以來六經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
授經以復存自是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

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於是從祀咸仍其舊云 擢
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爲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尋卒
繼宗山西陽城人好善嫉惡與人不苟合先爲嘉興
知府止攜老僕一人蕭然旅寓九載考績民老幼遮
道留之不忍捨去陞浙江按察使憲綱振肅初藩臬
諸司所用咸辨於下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一切
革去之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外戚宦官莊田凡
占民間地土者悉奪而還之權貴歛跡成化乙巳星
變上䟽左遷雲南副使旣復巡撫雲南居官三十餘
年剛直廉介之操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云 以都

指揮王欽梁宏爲都督僉事時太監李良典御廐爲
欽宏乞陞得之武選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
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權市
恩當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之 九月
冬十月 禮部尚書致仕周洪謨卒謚文安 召
南京兵部尚書耿裕爲禮部尚書 以張悅爲禮部
侍郎 以兵部郎中陸容爲浙江右叅政容字文量
蘇州崑山人弱冠爲縣學生即有志經濟大肆力于
經史百家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曉
晰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時邊報旁午章奏日

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里險易兵力分合皆具中肯
綦事下九邊邊人驚服而於沮征安南沮太監李良
乞陞數事尤偉改武選郎中值 上登極上疏論八
事曰儲養台輔教導勲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
武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會議言多懇切在職
方有名例遷京堂時劉吉柄國謂容侵官將陰中之
出爲浙江叅政容泣浙江尤有聲旣而竟以朝覲考
察去位聞者大駭凡在君子之列者無不憤惜容著
述甚富固有式齋稿菽園雜記等書 按陸容在當時
名實素著者竟以考察去官此在弘治初劉吉當國雖

王恕宰吏部馬文升掌都察院蓋已然矣胡端敏公
在嘉靖間乃謂近年吏上遵內閣分付下畏科道
彈劾多將剛正有爲不肯逢迎交結之人黜退致令
人才缺乏蓋亦未究其所由來也乃後則又爲一經
考察則禁錮終身自非尊德樂義藐視富貴之士鮮
不爲柄臣所制矣十一月把秃猛可可汗死阿
及立伯顏猛可爲可汗十二月土魯番殺忠順
王罕慎復據哈密授沙狐狸金吾衛千戶初正統
中沙狐狸隨英宗駕于虜中汲水取薪極其勤勞
也先竒之召問中國如爾比者幾何對曰我何足數

勝我而精敏者十萬也先曰何不以此輦來迎駕曰
先是往征東南諸國未回即來此矣也先色動及
駕旋被留虜中虜授爲士卒頭目浸用事納婦生子
遂致富貴亦時奉虜命至乃朵顏三衛開馬市如是者
殆四十年至是訪得舊在中國時所生子令輸情于
朝期以明年當遂歸朝其子以聞 上允且深憫之
如期率其胡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攜輜重甚富入見
上上恐其詐命所司詳驗莫有識者狐狸曰先帝嘗
賜我一綉囊曰此周太后手製也所司取以進太皇
太后曰此真先帝物也 上乃授以千戶賜宅一區

憲章錄卷第四十

憲章錄卷第四十一

弘治二年巳酉

至九年丙辰

二年春正月 二月 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
謚肅敏子俊嘗語人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
身任之故其不恤生民之利害以務成其功名者其
意蓋本諸此又曰慎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
未免躬自蹈之世猶謂之名臣豈亦未之究云 謫
兵部主事李文祥爲貴州興隆衛經歷先是文祥旣
出爲咸寧丞王恕尋奏召還授兵部主事居十餘日
中書舍人吉人以言事下獄乃有媒孽文祥以希劉

吉意者於是亦被逮成獄降前職未幾進表南還沮
寒至商河城曲河決溺死時年三十人皆惜之 謫
御史湯鶴知州劉槩戍甘肅貶吉士鄒智為廣東
石城千戶所吏目先是槩等既下獄馬文升掌都察
院以鶴受槩餽遺誹謗朝政問充軍槩比擬造妖言
者律罪死時言官畏內閣威權無一人敢為槩等申
白者惟王恕上疏救之劉吉票旨不從竟發充軍時
吉憾智嘗劾已諷錦衣衛因鶴獄辭連及智併下之
獄逼供與鶴等往來誹謗朝政欲處以死刑部侍郎
彭韶辭疾不為判案王恕又力辯之獲免智謫石城

吏目 大理評寺夏鍤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
庶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
不足以彰其譽有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
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惟今日之禍亦成後
世之名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
之則言者無禍然亦無名而名固歸於人主之一身
矣疏奏留中遂謝病歸 以都御史馬文升爲兵部
尚書召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屠濬回掌院事
調南京給事中周紘爲南京光祿寺署丞御史張曷
爲南京通政司知事先是紘等奉命南京教場點軍

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內臣奏其刁蹬劉吉票旨令調外任王恕執奏紘曷奉命點軍不宜調吉不聽復票旨周紘張曷點軍不到不即奏聞却乃展轉刁蹬挾制人已從寬調外任了罷恕復奏言天下大事賞與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爲治之良法也今不治失伍者之罪反責點操之官何以使人服哉吉猶不從科道交奏以爲老臣言宜聽紘曷乃得改京職吉在內閣專以報怨爲務上初即位言官論薦大臣必以王恕爲首及論劾大臣必指斥萬安及吉南京科道保舉王恕入閣乞速罷去萬安劉吉言尤激

切及安旣去吉當國專政與恕內外不合恕有所行
言必從中沮之時中官蔣琮等守備南京訐奏給事
中方向等言稟旨貶謫殆盡琮獨自如王恕言官中
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恕薦戶科給事
中陳壽爲大理寺丞吉諷御史論壽不諳刑名改南
京光祿少卿恕又薦太僕少卿白思明爲僉都御史
巡撫延綏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
知府恕憤吉沮抑屢疏求退人皆知恕爲吉所媚嫉
而畏其威權不敢言惟太監懷恩在上左右知恕之
賢吉雖嫉恕亦不敢加害云 西域撒馬兒罕遣使

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五錢即坐絞斬罪名雖曰民俗澆漓恐人易犯故重以懲之然非祖宗制律之本意矣查得正統成化間都御史陳智御史李至剛等各有所論奏或欲照依國初估鈔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鈔常人盜銀一兩即坐絞罪合而論之賊輕罪重者似過於刻賊重罪輕者似失於縱合無今後估計鈔貫銀每一兩銅錢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度幾得中時議者以銀錢估鈔舊例行之已久宜仍依原估喬新等議遂不行以周經爲禮部侍郎以平蠻將軍顧溥鎮

守湖廣 九月 徽莊王乞陞鈞州爲府不許 冬
十月 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卒謚文懿守陳浙江鄞
縣人性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
權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喻意守陳謝却之
謂其人曰吾猶婺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
而改節耶嘗被命教內壑多爲近侍與守陳同事者
率因之取寵貴而守陳獨無所資藉嘗言古人謂國
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五
年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採輯

尚可補國史之缺景皇帝已復位號而英宗實錄
標目猶書邠戾王附是宜改正草奏欲上以病不果
令州縣選民壯十一月築高郵湖隄十二月
月甲申朔日食

庚申

三年春正月致仕大學士劉翊卒翊字叔溫壽光

人以進士庶吉士授編脩歷官殿學善談論遇人無
矯飾景泰初議迎鑾成化初議睿皇后喪禮末年論
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
而憲宗實錄乃多隱詞云二月封后父張巒爲
壽寧伯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徐溥少詹事汪

諧爲考試官

三月

殿試場進士三百人狀元錢

福華以不檢敗內方良永彭澤皆有聞于後復官

員給由例先是成化甲辰令被災所在考滿官員納

米預備賑荒免赴部惟造牌冊差人齎繳至是王恕

等會題考課之法廢格不行甚非政體今後考滿官

俱令給由赴部照例考覈從之夏四月河決原

武議遷河南省城不果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

定預備倉糧州縣每十里以上積糧一萬五千石

州縣官考滿稽其備荒積穀多少以爲殿最五月

六月伯顏猛可遣人貢馬秋七月以謝鐸

爲南京國子祭酒 八月 以佾鍾爲副都御史巡撫江南 九月 撒馬兒罕道南海貢獅却之 閏九月 以副都御史王繼巡撫陝西 冬十月 十一月 彗星見于天津 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刑部侍郎彭韶上言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爲禍福人所畏憚今軍馬錢糧工匠盡付其手分例相沿更相倣倣虛實遮掩誰能詰之比見凡有章奏先允而後下部該部承行不復審處及至有犯多從寬宥第宅踰制服食求奇聲勢移人望風震懼於斯極矣可不亟爲懲戒乎又言臣獲隨午朝竊見日

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願陛下自今午朝惟議經邦
要務如大陞除大災異緊急錢糧邊關軍政工程囚
犯之類許令該衙門先期開具事由候駕御左順門
就於御前公同計議取旨奉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
如此不惟世事日達於聖聰而羣臣邪正亦因可見
旣不廢午朝之典又可令羣臣率作興事 上嘉納
之 十二月 勅彗星垂戒朕與文武羣臣當同加
脩省 以林瀚爲國子祭酒 以副都御史張敷華
巡撫山西 以樊瑩爲平陽知府

辛亥

四年春正月 禁胡服胡語 刑部尚書何喬新致

仕喬新執法不阿羣小多不悅有御史鄒魯謀躡陞
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魯遂誣劾喬
新受親故餽遺值劉吉素嗜喬新得魯劾章從中主
之遂下喬新錦衣衛鞫訊無驗喬新仍乞致仕而歸
紳亦謫外 以吏部左侍郎彭韶爲刑部尚書
以林俊爲湖廣按察使 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
下獄奪爵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秦紘亦下獄坐免景
在鎮貪暴不法紘具列其狀劾之逮景下刑部獄抵
法追贓鉅萬僥其爵景求援于戚畹壽寧侯內降減
其贓且摭他事誣紘以圖報復由是紘亦被逮坐免

既而景賊銀追及八百兩詔免其餘彭韶上言陛下
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
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所追賊數
十未及一乃特蒙恩盡行蠲宥如物論何且景賊既
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
求出鎮矣姦回藉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不
聽 二月 勅兩京三法司及天下大小問刑衙門
欽恤刑獄 三月 夏四月 勅諭三法司堂上官
審錄在京罪囚 南京國子祭酒謝鐸致仕 五月
以章懋爲南京國子祭酒 六月 南京工部侍

郎黃孔昭卒孔昭浙江太平人初舉進士授工部主事歷調吏部文選郎中以人才爲念常曰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爲文選而以杜門謝客爲高人才何由而知故客至輒見薦用必參與論終其身以純潔正直見稱于人云 秋七

月 八月 脩憲宗皇帝實錄成總裁劉吉進少師
華蓋殿大學士徐溥進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劉健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副總裁禮
部尚書掌詹事府丘濬加太子太保少詹事兼侍講
學士汪諧進禮部侍郎 按王鏊曰前代脩史左史

紀言右史紀動官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凡脩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又爲二館分派諸脩史者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畧加刪削總裁亦畧潤色三品以上官乃得立傳亦惟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又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九月 大學士劉吉罷時 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命吉撰誥

券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實無
慎重爵賞之意不過欲稽遲以俟賄耳 上惡之使
中官至其家勒令致仕去初吉屢被彈章仍加官進
秩市人嘲之稱爲劉綿花謂其愈彈愈起也或告吉
以爲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好恢諧者吉因奏定舉人
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至是吉出城兒童走卒羣指
之曰綿花去矣吉去舉人會試禁限亦除 二十四
日 皇子生詔諭天下 冬十月命禮部尚書丘濬
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先是召入閣者皆自侍郎
而下未有以尚書入閣者尚書入閣自濬始 以吏

部左侍郎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一月 興獻
王徙封于安陸 十二月 復起秦紘爲南京戶部
尚書紘旣免科道交章論救王恕亦極言紘清忠不
宜罷遂起用 錦衣衛都指揮使朱驥卒驥少保于
謙婿也天順初坐累謫戍邊成化初得還任二年以
兵部薦陞指揮僉事尋掌錦衣衛印奉勅兼理機密
糾察之務驥爲政不苛時重妖言禁凡株連波及者
悉置不問司衛事二十餘年善始令終君子稱其老
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封皇太后兄王源爲瑞安伯
弟王清爲崇善伯王濬爲安仁伯源尋進爵爲侯

以白昂為左都御史戴珊為刑部右侍郎

五年春正月 二月 封陝巴為忠順王入哈密

三月 冊立 皇子為皇太子詔赦天下 夏四月

大學士丘濬上疏陳時政之弊大畧謂 太祖開

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我 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

與相符天意殆欲陛下紹休烈祖也邈觀漢唐宋之

世自百五六十以後往往中微政務日熨風俗日

薄紀綱日弛由是馴至於不可振起此無他繼體之

君皆生于豐亨豫大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歷險阻

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

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
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甘爲敗亡之
歸故也向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徵之時灼然預知其
中徵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脩省以祈天
求命其國祚豈止於此哉今災異迭見彗見天津地
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其咎徵之應甚可
畏也宜登庶政盡復舊規以應天意願陛下端身以
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
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
理以絕神姦慎儉德以懷求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

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爲二十
二條以爲朝廷抑遏姦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
之助凡萬餘言上覽奏甚悅以爲切中時弊命議
行之詔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者俱係輔佐
太祖高皇帝肇定天下大有勲勞之人今其子孫有
不沾寸祿與編民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該部
查勘明白其實以開蓋用禮科給事中吳仕偉建言
也於是吏部行各所在查取開平王曾孫常復寧河
王玄孫鄧炳岐陽王支孫李瓊東甌王玄孫湯紹宗
赴京兵部奏請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俾各近其

墳墓以便奉祀 錄誠意伯烈基九世孫瑜爲處州
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錄基七世孫與顏孟二氏後
並爲翰林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仕偉復言誠意
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爲博士乃改是職 提督軍務
副都御史鄧廷瓚總兵鎮遠侯顧溥討貴州蠻 五
月 六月 改黃紱爲南院左都御史秦紘爲南戶
部尚書 秋七月 河決張秋 八月 壽寧侯張
巒卒追封昌國公尋命其子鶴齡襲封壽寧侯 令
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於運司招商開中納銀類解
戶部大倉以備邊儲國初以來天下鹽課俱於各邊

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甚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濟淇同年最厚淇遂奏准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旣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湧邊儲自此資於內帑而國匱民貧日難整理矣

九月 冬十月 十一月 停止生員吏典上納

事例王恕等奏訪得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
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聞有納糧納銀爲監生
吏典等項事例糧草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
以來各邊并腹裏少有災傷所在守土等官輒便奏
開生員吏典納粟等項事例遂爲長策自有此例雜
進者日多一日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
出身候選多至十五六年以上纔得一官年已向衰
誰肯盡心職業又况前項納粟人等旣以財進身豈
能以廉律已欲他日不貪財害民何由而得本部已
於弘治元年三月具題停止續該山東巡撫王睿南

畿巡撫佾鍾各明知本部題准停止再不許奏開前
項納銀事例乃敢故違戶部亦不查照輒使朦朧覆
奏准行是使後來雜進人數愈多選法愈滯况其所
得銀物不及一貴族所積濟人不多壞事實大所宜
通行就便停止今後各處災傷任從巡撫等官多方
區畫再有奏開前項納銀事例聽從本部并科道官
糾劾治罪 上從之 十二月 以樊瑩爲河南按
察使尋遷應天府尹

六年春正月 詔考察官員未及三載被黜者非有

貪暴實跡許復職 二月 兵科給事中吳世忠疏

乞推恩典以表忠義謂昔 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
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脩練子寧鄒瑾魏公冕齊泰
黃子澄諸人皆伏節以死夫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
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伏節者夷齊之志天
下之大慮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慮則
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說者徒以
諸臣之迹爲疑而不敢言此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
之孝者太宗嘗謂羣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
在朕固當用之 仁宗即位之初即詔齊泰方孝孺
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識抄沒充軍者悉皆赦回此

二聖之所已行者也且仁宗旣罪李時勉而日後又有忠文之謚英宗旣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舉祖宗雄畧率多類此陛下以祖宗之心爲心褒表諸臣九廟神靈豈特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不行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陽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陸簡爲考試官取汪俊等三百人三月廷試賜毛澄徐穆羅欽順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刑部尚書彭韶罷先是亢旱求言韶陳時政得失乞減去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及乞速正中官王萌苗通高來之刑皆時所不敢言者左右

及戚畹皆不悅大學士徐溥亦與韶不協韶乃引疾乞骸骨歸尋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韶字鳳儀莆田人舉進士筮仕刑部司屬以至尚書始終一節林俊奏謂彭韶正色立朝先憂爲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沒而易名宜如吳訥魏驥葉盛等謚斯爲近之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錄細不副其平生之行不足以服中外之心請乞改謚不報 內旨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叅議王恕言祿出自科目自可遠到而越次超升恐非所以愛之唯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義事乃止 以右都御

史白昂爲刑部尚書 擢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爲
右副都御史督治決河先是河復決楊家金龍等口
東衝張秋堤命工部侍郎陳政治之政卒乃命大夏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罷時大學士丘濬亦階
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一日內宴濬以內閣位恕上
恕以已冢宰不宜居禮書下頗有言適太醫院判劉
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議格不行文泰因憾恕遂
訐奏恕變亂選法及不當令人作大司馬王公傳內
多詳述留中之疏并封所刻傳進之濬謂恕賣直沽
名恕上疏自劾乃下文泰獄降御醫恕求去益力詔

乞之命乘傳以歸有司歲給役米文泰之奏許濟陰
廢之於是言官交章劾濬媚嫉妨賢乞賜罷黜上不
聽 改禮部尚書耿裕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擢
禮部左侍郎倪岳爲禮部尚書 命孔彥繩爲翰林
世襲五經博士主衢州孔子廟祀彥繩宋衍聖公孔
友端孫也友端從宋高宗南渡留居衢州遂以衢州
爲闕里仍世襲衍聖公爵入元始廢遺祭田五頃至
是因守臣言授是職奉祀 夏四月 太監韋泰傳
旨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錦衣衛見監囚犯答罪無
干証的便放了徒流以下的減等發落重囚可矜疑

并加號的都寫來看 五月 佶鍾爲戶部右侍郎
總督京儲 閏五月 復以張敷華巡撫山西 六
月 秋七月 南京右都御史黃紱致仕以張悅爲
南京右都御史 八月 以周經吳寬爲吏部左右
侍郎 九月 冬十月 土魯番侵哈密執陝巴命
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經理哈密 勅南京內外
守備曰我國家並建兩京南京乃 太祖開基重地
列聖相承恆必慎擇其人以司留鑰爾等受茲守備
之寄不爲不重惟昔成周雖管洛邑而猶宗豐鎬唐
人雖都長安而尤重晉陽我 祖宗慎重南京在求

樂洪熙付之監國儲君自宣德正統以來委之內外
重臣其憂深慮遠思患預防之心蓋與古人同一揆
也爾等其思祖宗慎重根本之意體朕委任責成之
心協恭和衷同心戮力俾朕無南顧之憂則爾等功
德茂著朕亦官賞懋加矣欽哉 十一月 十二月

七年春正月 興王之國安陸州 上弟九人 興

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經王榮王岐雍二
王無後 山西巡撫張敷華奏乞增解池鹽課以補
宗藩歲祿從之時宗室日繁而山西累歲荒歉祿米
多缺故也 二月 河復決張秋 貴州蠻平加顧

溥歲祿鄒廷瓚右都御史掌南院事 三月己卯朔
日食 夏四月 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都
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決河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
上下千餘里相度形勢乃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
之大夏曰黃河猛悍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治
于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
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
而張秋東堤決九十餘丈合運河水盡由東阿舊鹽
河以入于海糧運愆期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
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興等協治之

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謫爲長沙府同知時
茂仁上疏言官多則民擾治河旣委劉大夏又差李
與陳銳事權分而財力匱乞將與銳取回專委大夏
且謂水陰也其應爲宮闈爲夷狄宜戒飭后戚防禦
邊患疏上與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爲妖言逮繫錦衣
衛獄科道交章論救乃請府同知茂仁守陳子也
寒張秋隄更名安平鎮先是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
於黃陵岡南濬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濬孫家渡
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
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二派

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始塞張秋隄分土命工五旬而事竣按治河之議自漢迄今紛載史集可謂周悉但河決不常亦無定處治之寔無上策唯宋濂謂自禹治水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其自大伾而下北過泲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入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使一淮兼受黃河之全欲其不潰溢而汎濫胡可得哉今黃河以北古道形跡尚存因而相其地勢濬爲支河以達平原直沽諸處旣

可以殺其合流衝決之勢又可以得其灌溉潤澤之利而北方旱溢之災亦因之而可免矣乃今興脩水利之說獨聞於江南而北方則置不一講何也 改南吏部考功郎中儲瓘爲吏部考功郎中瓘留意人才考注臧否無不由當 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侯謙經畧哈密還京下獄哈密在肅州西北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廬唐之鞞鞞回回雜處之國也其北天山與瓦剌相界西接火州爲諸胡要路永樂初即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域之喉襟以通諸蕃之朝貢脫脫死傳其

子卜答失里以及孛羅帖木兒無嗣王母理國事成
化九年土魯番王鎖檀阿力侵哈密虜王母金印以
去其衆逃居肅州及苦峪城朝廷屢命守臣經畧而
王母金印竟不獲返十四年鎖檀阿力死子阿里麻
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請封王母外甥都督罕慎
爲忠順王罕慎畏吾兒種也二十年遣使送入哈密
甘肅鎮巡而下皆以興復哈密受賞弘治改元阿里
麻以罕慎非肅王後乃假結婚而殺之尋遣使入貢
求封不許弘治四年王母已故阿里麻乃以金印城
池來歸會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裔蓋

姦人教之其實非也五年兵書馬文升誤聽三種頭
日告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爲忠順王甘肅守臣急
欲成功倉卒遣使送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由先本
西戎安定本韃靼別部強合爲一又與罕慎異矣上
魯番必不心服阿黑麻聞之果怒六年復虜陝巴及
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頭目寫亦滿速兒
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上遂命張海侯謙往經畧
之海等至甘州遣使齎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
久不報海等上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
絕之而已遂脩嘉峪關捕通阿黑麻黠詐回夷二十

餘人奏發廣西海等還 上以其無成功下之獄降
海山西叅政謙住俸閑住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皆
安置閩廣閉嘉峪關絕不與通 五月 宣府山西
河南書星隕 六月 秋七月 以許進爲副都御
史巡撫甘肅 八月 加徐溥少傅吏部尚書謹身
殿大學士丘濬少保戶部尚書劉健太子太保並兼
武英殿大學士 九月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
月

加乙

八年春正月 二月 少保大學士丘濬卒年七十
六贈太傅謚文莊濬平生著述甚多有瓊臺類稿世

史正綱家禮儀節朱子學的及大學衍義補諸書

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講學士

謝遷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張秋隄成召劉大夏爲

戶部右侍郎 安南侵占城占城國王遣使入奏請

命官往問其罪 上欲從之徐溥等上言春秋王者

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脩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

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國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

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與師貽患尤大

宜勿聽乃止 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徐溥

等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黷于祭祀時謂弗欽且初

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原彌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上嘉納之。命甘肅巡撫許進總兵劉寧帥師經畧哈密入其城而還先是張海等旣撫處無功阿黑麻益驕肆聲言領夷兵一萬用雲梯攻肅州城并蹂甘州復令頭目牙木蘭率番夷數百據哈密時肅州撫夷指揮楊翥以奏事至京翥熟諳夷情兵部尚書馬文升詢以襲殺牙木蘭之策謂從罕東衛至哈密道路徑捷若調罕東番兵三千爲前鋒以漢兵三千爲後援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取之必矣文升

喜乃奏請勅甘肅守臣如翥策進偕寧至肅州駐師
嘉峪關外候罕東兵久之不至乃與副總兵彭清督
兵冒險進至哈密城牙木蘭預知之率衆遁去惟餘
番夷八百人登臺自保進諭之使下將士欲盡屠之
進不可乃止僅斬首四十餘級而還 吏部尚書耿
裕卒謚文恪裕遵其父九疇之教世守清脩不營產
業不治居第儉約蕭然無異寒素表儀縉紳世濟其
美 三月乙酉朔日食 夏四月 張敷華改陝西
巡撫 五月 東南諸省大疫 六月 上杭盜復
起 秋七月 西北諸省大旱 八月朔日食 以

副都御史金澤總制江廣湖福軍務撫捕荆襄羣盜
九月 冬十月 南京地震 十一月 陝西貴
州地震 十二月 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
電禮部以聞 上令兩京文武羣臣同加脩省直言
闕失戶部主事胡燿上䟽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
西北旱熯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大變也陛
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
劉良輔輩左道惑亂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在外
如虎吞噬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於
宦官貴戚交相賄托不以爲耻言官有所舉劾瞻前

顧後苟且塞責陰盛陽微災異曷由弭乎乞用臣言則邪佞斥而陰慝消矣疏入未下人皆為懼危既而廣等果以賊敗由燿啓之也 以張悅為南京吏部尚書尋改兵部 是年北虜擁衆入河套住牧

九年春正月 追封楊時為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廷

二月 以屠瀟為吏部尚書人異之 土魯番復

據哈密 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

侍讀學士王鏊為考試官取陳澗等三百人 三月

廷試賜朱希周等二百九十八人進士內有陳茂

烈 夏四月 以吏部左侍郎周經為戶部尚書時

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經言國體
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織造南京奏給長
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給淮鹽價銀二萬兩經言
鹽筴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許之越境則私販必
多官鹽反滯乃命止長蘆鹽勿給又有旨取太倉銀
爲張燈具經言不可以小民膏脂供耳目之玩乃命
以明年內庫歲額補還之時邵寶爲戶部郎中經委
閔章奏釐正度支一時恩倖請求多所奏抑以禮
部左侍郎徐瓊爲禮部尚書六科都給事中龐泮
等及十三道御史劉紳等俱下獄時武岡州知州劉

遜以事忤岷王王訐奏之逮繫錦衣衛獄泮等率同
列交章論救 上震怒并逮繫之有御史張淳公差
回耻不得與即上疏申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言
遜情輕譴重言官爲國盡忠而槩以爲罪後有大利
害大闕失誰肯言者上乃釋之 時中官李廣以燒
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上疏曰
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而召儒臣諮議政事令
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
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不有繫于
此則必繫于彼正士旣踈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

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傾覆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番經殿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焚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妄之說太平之業可保

矣 上嘉納之 改倪岳為南京吏部尚書 五月

六月 秋七月 以副都御史許進巡撫陝西

八月 九月 以戴珊為南京刑部尚書 冬十月

致仕尹直上賀萬壽聖節表及太子承華箴却之

十一月 以張敷華為刑部侍郎 十二月 以

王鴻儒為山西提學僉事 陞廣東順德知縣吳廷

舉為四川成都府同知先是廷舉初令順德值屠瀟

以都御史提督廣東軍務檄廷舉至督府溫言問勞

廷舉曰知縣越境奔命必有地方重事瀟乃以順德

權鑑家廟工程相托廷舉曰時款民貧一夫不敢役

分金不取用遂辭出瀟為別處巡按御史汪宗器亦
惡廷舉曰彼專抗上官市名遂捕繫所縱盜逼誣廷
舉加以嚴刑盜曰死吾分也不敢誣廉令廷舉囚服
梏手日候訟廷舉卒得出順德之政邁古循良中外
久知至是瀟嚭舊怨僅遷同知尋以憂回復改松江

憲董錄卷第四十一